

通鑑肇要

正編十二至十四

七



內閣文庫			
二八五函	二一九一號	漢	書
二架	一五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91	
冊數	15	(7)	
函號	285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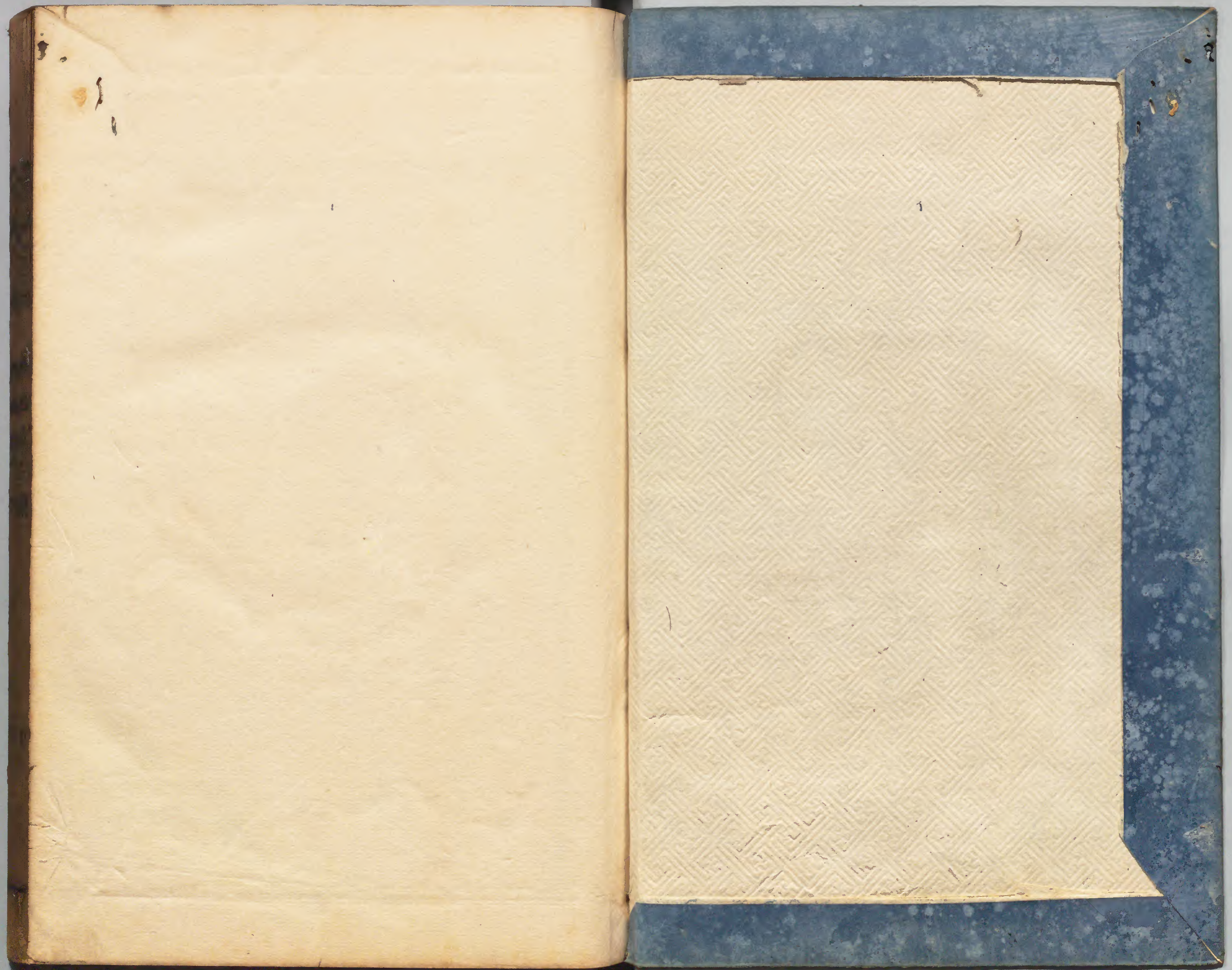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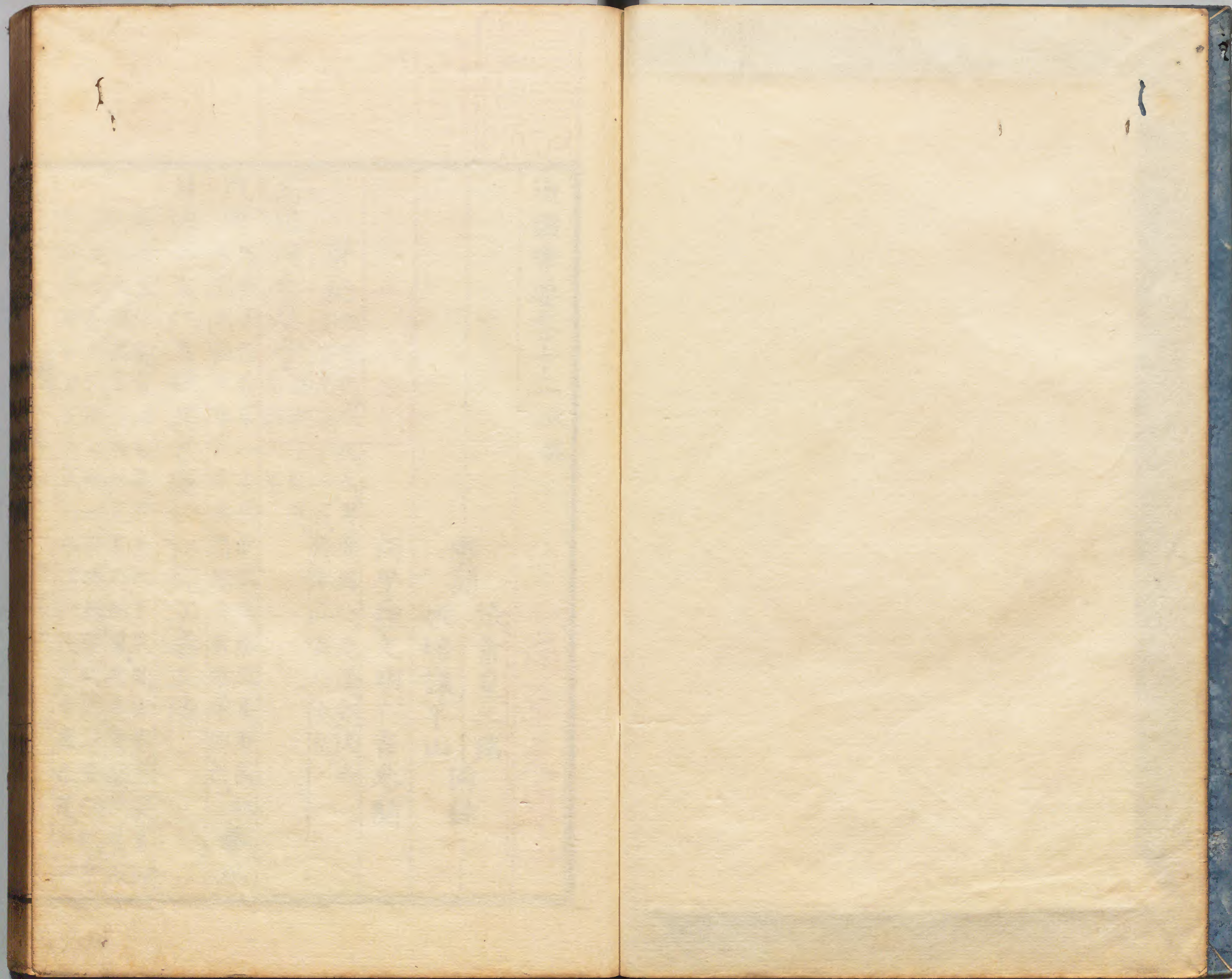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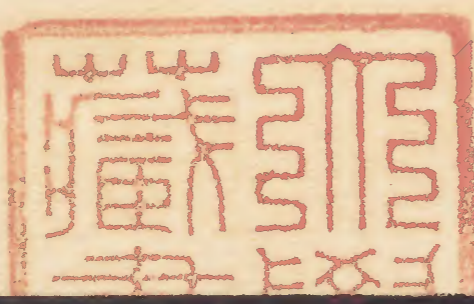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I: Kodak









通鑑擊要卷十二 正編

淺草文庫

張景星二銘 同錄

雲閒 姚培謙平山

同學鍾文明六香參閱

唐紀 姓李氏成紀人周唐國公虎後都陝西

高祖神堯皇帝 諱淵字叔德在位九年

戊寅 隋恭帝侑義寧二年恭帝侗皇泰元年唐高祖春三

月。隋字文化及弒其君廣於江都立秦王浩。

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然見天下危亂亦不自安常仰
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事圖儂然且共樂飲耳因
引滿沉醉又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斫之右驚問故帝
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見中原已亂無心

北歸命治丹陽宮將都之。時從駕驍果多關中人思歸。郎將司馬德戡等共謀亡去。郎將趙行樞以告將作少監宇文智及。智及曰：天實喪隋，英雄竝起，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行樞因請以智及兄許公化及為主，乃召驍果諭以所為。夜於東城集兵，得數萬人。自玄武門入，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欲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鋒刃？取鴆酒來，不許行達縊殺之。唐王聞變，慟哭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追諡曰煬。○儂，我也。浩，高祖孫。秦孝王，俊子。

夏四月。梁王銑稱皇帝。銑後梁宣帝曾孫。

五月。唐王淵稱皇帝。

隋恭帝禪位於唐。唐王即皇帝位。推五運為土德。色尚黃。尋廢隋為鄴國公。

隋越王侗稱皇帝。侗眉目如畫。溫厚仁愛。風格儼然。

六月。唐以裴寂為右僕射知政事。蕭瑀為內史令。

唐主待寂特厚。稱為裴監。而不名。委瑀以庶政。瑀繩違舉過。人皆憚之。

唐立世子建成為太子。世民為秦王。元吉為齊王。宗室封人。

唐以孫伏伽為治書侍御史。

伏伽上表曰：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百戲散樂。亡國淫聲。非所以為子孫法也。夫善惡之習。漸染易移。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自古骨肉乖離。以至敗亡。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唐主大悅。

秋八月。唐立李軌為涼王。九月。魏公密與隋戰。大敗。遂以其眾降唐。○字文化及。弑秦王浩。自稱許帝。後夏主竇建德破字文化

及於聊城。誅之。字文化及。兵勢日蹙。嘆曰：人生固當死。豈不一日為帝乎？於是鳩殺浩。稱帝於魏縣。

冬十月。唐以李密為光祿卿邢國公。

密將至。唐主遣使迎勞相望。密喜曰。我擁眾百萬。解甲歸唐。功亦不細。豈不以台司見處乎。至長安。乃拜光祿卿。賜爵邢國公。密大失望。後唐主使密迎世民於幽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見唐主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台司。台宿鼎司三公之位也。

朱粲自稱楚帝。

改元昌達。

十一月。涼王軌稱帝。

改元安樂。後唐遣安興貴執歸殺之。

徐世勣降唐。賜姓李氏。

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無所知。名乃自請安集山東。乘傳至黎陽。勸世勣蚤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郭孝恪曰。此民眾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也。以啓魏公。使自獻之。唐主聞之。歎曰。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氏。○李密建國稱魏公。

唐李密叛。行軍總管盛彥師討斬之。

密請往收山東。唐主遣之。密出關。長史張寶德言其必叛。唐主乃敕密還。密斬使者。入桃林縣。驅掠徒眾。直趣南山。乘險而東。使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張善相。令以兵接應。彥師聞之。率眾擊斬密。傳首長安。李世勣北。面號慟。表請收葬。詔歸其屍。世勣舉軍縞素葬之。

唐以李素立為侍御史。

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洪業。奈何棄法。唐主從之。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唐主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唐主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侍御史。○三尺者。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

己卯。隋恭帝侗皇泰二年。唐春正月。淮安楊士林擊破朱

粲。

粲剽掠漢淮間軍中乏食烹婦人嬰兒噉之曰肉之美者無過於人士林起兵攻粲諸州皆應之粲大敗奔菊潭士林帥漢東四郡請降唐以為顯州道行臺閏月粲降唐以為楚王

三月隋王世充自稱鄭王加九錫夏四月楚王朱粲殺唐使者奔東都

唐散騎常侍段確奉詔慰勞粲乘醉侮粲曰聞卿好噉人作何味粲曰噉醉人正如糟彘肉確怒罵曰狂賊入朝為一頭奴耳復得噉人乎粲烹食之遂屠菊潭奔王世充

鄭王世充稱帝改元開明

稱隋主命禪位於鄭幽隋主於含涼殿世充即皇帝位奉隋主為潞國公

五月鄭主世充弒隋主侗

世充遣入酖隋主隋主請與太后訣不許乃布席禮佛曰願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絕以帛縊殺

之諡曰恭皇帝

秋七月唐置十二軍

分統關內諸府取天星為名每軍將副各一人督以耕戰之務繇是士馬精彊

沈法興稱梁王於毘陵李子通稱吳帝於江都法興吳興太守據江

東後子通襲之走死杜伏威執子通通送長安以叛誅

八月唐以李綱為太子少保

唐主嘗考第羣臣以綱及孫伏伽為第一謂裴寂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虛心求諫惟綱盡忠欵伏伽誠直餘人皆踵敝風俯首而已

冬十二月定陽將宋金剛取澧州唐遣秦王世民擊之定陽

劉武周也

庚辰年夏四月唐秦王世民擊宋金剛破之定楊可汗武周及金剛皆走死。

金剛將尉遲敬德降諸將疑敬德叛囚之世民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而已而世民督軍伐鄭王世充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趣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世民謂曰公何相報之速也○敬德名恭

辛巳年春三月夏王建德將兵救鄭夏五月唐秦王世民大破擒之鄭主世充降。

世民至長安獻俘太廟赦世充斬建德後世充為獨孤修德所殺

秋七月唐初行開元通寶錢。

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為之民間不勝其弊至是初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釐積十錢重一兩

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便之○十黍為綮十綮為銖

竇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冬十月唐以秦王世民為天策上將。

唐主以世民功大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世民為之開府置屬世民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為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世民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庫直閣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州時府僚多補外官如晦亦出為陝州長史玄齡曰餘人不足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即奏留之使參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克城諸將爭取寶貨玄齡獨收采人物置之幕府每令入奏事唐主曰玄齡為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談○登瀛州言如昇仙也



唐遣趙郡王孝恭李靖伐梁。梁主銑降。

壬午五年春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

改元天造。竇建德時文武悉復本位。其設法行政悉師建德。而攻戰勇決過之。六月。引突厥侵山東。又侵定州。

冬十月。唐遣齊王元吉擊劉黑闥。淮陽王道玄與黑闥戰。

敗沒。十一月。唐遣太子建成擊劉黑闥。

道玄敗沒。山東震駭。黑闥盡復故地。進據洺州。元吉不敢進。而建成請行。故遣之。初。唐主起兵晉陽。皆秦王世民之謀。唐主謂世民曰。事成當以汝為太子。世民固辭而止。建成喜。酒色遊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世民功名日盛。建成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曲意事諸妃嬪。以求媚於帝。由是諸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唐主待世民浸疎。而建成元吉日親矣。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亦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黑闥散亡之餘。若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

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於是太子請行。唐主許之。建成乃將兵討黑闥。黑闥引兵南遁。明年。漢東將諸葛德威執黑闥降唐。唐斬之。

甲申七年。是歲諸國皆滅。惟梁。春二月。置州縣鄉學。

詔州縣鄉皆置學。有明一經以上者。咸以名聞。

帝詣國子學。釋奠於先聖先師。

詔王公子弟各就學。

三月初定官制。

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為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為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為十四衛。東宮置三師三少詹事及兩坊三寺十率府。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為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為外職事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為

文散官、驃騎大將軍至陪戎副尉三十一階為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為勳官。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凡九寺、十二衛、及左右監門衛為十四衛。兩坊門下坊、典書坊、三寺、家令、寺率更寺、寺僕寺。

夏四月。初定均田租庸調法。

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純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備，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男女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口分者，口分田，人八十畝也。絲經、臬、緯曰純。

六月。慶州都督楊文幹反，遣秦王世民討平之。

初，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當為兄手刃之。」世民從。帝幸元吉第，元吉伏甲欲刺之，建成止之。元

吉愠曰：「為兄計耳，於我何有？」建成擅募驍勇二千餘人為東宮衛士，發幽州突騎三百置諸坊，又私使文幹募壯士，至是帝幸仁智宮，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從。建成使元吉就圖世民，又使人以甲遺文幹，使之舉兵。表裏相應，帝聞之，怒，召建成，建成懼不敢赴，詹事主簿趙弘智勸其貶損車服，屏從者，詣帝謝罪。建成乃詣仁智宮，見帝叩頭謝罪，帝怒不解，置之幕下，以兵守之。文幹遂發兵反，帝召世民告之，曰：「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眾，汝宜自行，還立汝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取之易耳。」世民既行，元吉與妃嬪更迭為建成請封，德彝復為營解於外，帝意遂變，遣建成還守京師。推責以兄弟不睦，歸罪於王珪、韋挺、杜淹，並流嵩州。文幹陷寧州，世民軍至，其黨殺之，傳首京師。

丙戌九年。夏四月。沙汰僧道。

太史令傅奕請除佛法，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偽啓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

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
 兵詔百官議之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
 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
 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
 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
 設正為是人帝從奕言○三途亦曰三惡一色慾門上
 尸道天塗界二愛慾門中尸道人塗界三貪慾門下尸
 道地塗界六道天道人道魔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
 六月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
 為皇太子決軍國事

世民既與建成元吉有隙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酖之
 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帝謂世民曰首建大功削平海
 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為嗣而汝固辭且建成為嗣日
 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當遣汝居洛陽自
 陝以東皆主之仍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民
 泣辭不許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洛陽不
 可復制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取之易矣乃密令數
 人上封事帝乃止又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為已用

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敬德辭不受以告世民
 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房玄齡杜
 如晦長孫無忌敬德等日夜勸世民決計世民命卜之
 幕僚張公謹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世民意
 乃決遂伏兵於玄武門射建成殺之敬德射殺元吉帝
 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召世民撫之世民跪吮帝乳號
 慟久之遂立世民為太子

以魏徵王珪為諫議大夫

初洗馬魏徵常勸建成早除秦王建成敗世民召徵謂
 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
 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改容禮之引為詹事主簿亦召珪於嵩州皆以為諫議大夫

帝自稱太上皇秋八月太子即位立妃長孫氏為皇后

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帝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
 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婦人安敢預聞政事固問之終
 對不

突厥入寇至便橋帝出禦之突厥請盟而退。

時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入寇至渭水便橋北帝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帝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帝麾諸軍使卻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以帝輕敵叩馬固諫帝曰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以我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也我若示之以弱虜必放兵大掠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耀軍容使知必戰虜既深入必有懼心與戰則克與和則固制服突厥在此舉矣是日頡利請和詔許之斬白馬與盟於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

九月置弘文館

帝於弘文殿聚四庫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際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帝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帝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

重法邪。帝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帝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帝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狗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邪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為人所笑。帝患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帝欲殺之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帝悅。

冬十二月以張蘊古為大理丞

前幽州記室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邛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甍纒塞耳而聽於無聲帝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太宗文武皇帝

諱世民高祖次子在位二十三年

丁貞觀元年春正月宴羣臣

奏秦王破陳樂帝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所由不敢忘也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文德豈足比乎帝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

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以戴胄為大理少卿

帝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帝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帝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于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之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帝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帝於殿庭賜絹數十疋大理少卿胡演以為不可帝曰彼有入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二月分天下為十道

帝以民少吏多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為十道曰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

閏三月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

帝謂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

夏六月封德彝卒

初帝令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未有奇才帝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

以蕭瑀為左僕射

帝與侍臣論周秦修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立心則異帝曰周

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瑀謝不及、

秋七月、以長孫無忌為右僕射。

無忌與帝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安命功、帝欲相者數矣、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為切骨之戒、帝不聽、卒用之、未幾罷、

冬十月、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

諸州皆奏盎反、帝欲發兵討之、魏徵諫曰、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兵而服、帝乃遣使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帝曰、魏徵一言、勝十萬之師、

十二月、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按獄青州。

時青州有謀反者、逮捕滿獄、仁師至、止坐其魁首十餘人、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知其冤而不為伸邪、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

囚之死、亦所願也、及勅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以孫伏伽為諫議大夫。

帝好騎射、伏伽諫曰、走馬射的、乃少年諸王所為、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型後世、帝悅、以伏伽為諫議大夫、○帝神采英毅、羣臣進見、皆失舉措、帝知之、每假以辭色、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弒、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惜言也、

戊子二年。是歲梁夏六月。畿內蝗。

帝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肝腸、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

秋九月、詔非大瑞不得表聞。

帝曰、比見羣臣屢上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嘗有白鵲、巢於寢

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帝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合歡會合歡適也腰鼓大首纖腰兩頭擊之聲相應和

冬十月殺瀛州刺史盧祖尚

帝以祖尚鎮撫交趾祖尚既謝而復悔之以疾辭帝怒斬之他日與待臣論齊文宣帝之為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帝曰然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廕徵每犯顏苦諫或逢帝怒甚徵神色不移帝亦為之霽威帝嘗得雀鷄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鷄竟死懷中嘗謁告生豕還言於帝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帝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

十二月以王珪為待中

帝嘗問珪曰近世治不及古何也對曰漢世尚經術宰相多用儒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叅以法律此

治化之所以益衰也帝然之

詔舉堪縣令者

帝曰為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於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迹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五品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

帝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夫謀反不能獨為必與人共之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邪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之仍斬

己丑三年春二月以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秘書監

叅預朝政

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二人同心狗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温彦博按訊

非是彦博曰微為人臣不能存形迹遠嫌疑而被飛謗是宜責也帝謂彦博行讓徵徵見帝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事形迹帝矍然曰吾悟之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毋俾臣為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傳承流祚無疆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喪國夷家祗取空名此其異也帝曰善因問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明目達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靜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隱藏其身以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梁武帝信朱异侯景向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雍蔽而下情通矣○帝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群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謹終如始則善矣

夏四月上始御太極殿

帝謂羣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

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帝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

冬十一月以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統諸軍討突厥

突厥頡利既請和親復援梁師都故命靖討之靖襲破突厥於陰山頡利遁走

十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入朝

帝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焉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矣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時遠方諸國朝貢者甚眾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作王會圖以示後從之

庚寅四年春三月四夷君長詣闕請帝為天可汗許之

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可汗猶單于也

夏四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

突厥既亡。部落降者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中書令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於塞下。以實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扞蔽。魏徵以為為戎狄人面獸心。若留之中國。數年蕃滋。倍多必為心腹之疾。宜縱之使還。故土帝卒用彥博策。處突厥眾於幽靈諸州。分突利故地為四州。頡利之地為六州。以突利為順州。都督頡利為右衛大將軍。其酋長拜官有差。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六月。修洛陽宮。

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帝即為之罷役。魏徵聞之。嘆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矣。

秋七月。勅百司。詔敕未便者。皆執奏。

帝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臨朝或至日昃。衛士傳餐而食。亦勵精之主也。帝曰。文帝喜察。不任羣臣。一日萬機。豈能一一中理。朕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天下之事。關繇宰相。審熟便安。然

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因勅百司。自今詔勅未便者。皆應執奏。

冬十一月。除鞭背刑。

帝讀明堂鍼灸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於背。詔自今毋得笞囚背。藝文志有黃帝明堂經。明堂偃側人圖。明堂人形圖。明堂孔穴圖。皆鍼灸之書。

大有年。

是歲天下大稔。斗米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帝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議者皆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惟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今頡利成擒。酋長皆襲衣冠。徵之力也。徵再拜謝曰。此皆陛下威德。臣何力之有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朕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帝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帝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百

姓入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辛卯五年冬十二月制自今決死刑者皆覆奏決日撤樂減膳

帝嘗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康國求內附

帝曰前代帝王好招徠絕域以求服遠之名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倘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為也遂不受○康國一日薩末韃在那密水南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嶺其君長姓温名屈木支

壬辰六年春三月以長樂公主嫁長孫冲

降勅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

奈何資送公主反倍於長公主乎帝入告皇后后嘆曰妾數聞陛下稱重魏徵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帝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帝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於庭帝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帝悅○漢帝女為公主姊妹為長公主

秋閏七月宴近臣於丹霄殿

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日仇讐不謂今日得同此宴帝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徵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帝大笑曰人言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為此耳○帝謂珪曰卿識鑿精通復善談論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卿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房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温彦博處煩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為己任臣

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帝深以為然。眾亦服其確論。○帝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眾，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癸巳七年春正月，王珪罷，以魏徵為侍中。

帝謂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遺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秋九月，赦死囚三百九十人。

先是，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至是，皆如期。自詣朝堂，帝皆赦之。

冬十一月，以長孫無忌為司空。

無忌固辭。帝曰：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如其有才，雖讐不棄。今日所舉，非私親也。

十二月，帝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

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胡謂頡利，越謂智戴。

甲午八年春正月，以李靖等為黜陟大使，分行天下。

帝欲分遣大臣循行黜陟，靖薦魏徵。帝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等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褒善良，起淹滯，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覩。

冬十二月，以皇甫德參為監察御史。

德參中牟丞，上言：修洛陽宮，勞人也，收地租，厚歛也，俗尚高髻，宮中所化也。帝恚曰：是子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人無髮，乃稱其意。魏徵奏：人臣生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近訕謗。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陛下裁察。帝曰：朕罪斯人，則誰敢復言。乃賜絹二十四匹。

乙未九年夏五月太上皇崩冬十一月以蕭瑀為特進參預政事。

帝曰武德李年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脇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丙申十年春二月以荆王元景等為諸州都督。

魏王泰為相州都督不之官帝以泰好文學特命於其府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召學士泰有寵於帝或言諸大臣多輕之帝怒召諸大臣讓之曰隋文帝時大臣皆為諸王所頓躓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邪魏徵正色曰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卒皆夷滅豈足法乎帝悅曰朕以私愛忘公義及聞公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王珪嘗奏三品以上道遇親王降乘非禮帝曰卿輩輕我子邪徵曰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為王降乘誠非所宜帝曰人命難期萬一太子不幸

安知諸王不為公輩之主乎對曰自周以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窺裔塞禍亂之源本此為國者所深戒也帝乃從珪奏○頓躓困厄之義

夏六月皇后長孫氏崩。

后得疾太子請奏赦罪人及度人入道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能移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為奈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為所不為乎及疾篤與帝訣曰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妾雖沒於九泉誠無所恨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矣帝泣為毀觀○獻陵高祖陵在三原縣昭陵皇后陵在醴泉縣

秋八月禁止書告訐者。

帝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士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為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

冬十二月。黜治書侍御史權萬紀。

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米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帝曰。朕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欲以桓靈俟我。耶。黜還家。○俟待也。

更命統軍別將為折衝果毅都尉。

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能騎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以教戰。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遠疎近數。皆一月而更。○更命改號也。六率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也。正。今之總旗長。今之小旗。

丁酉十一年春二月。帝幸洛陽宮。

帝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時被譴。魏徵諫曰。陛下以儲時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為賞罰。故海內叛之。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東漢章帝紀。南巡狩。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儲時。注。儲積也。時具也。言不預有蓄備。

秋七月。穀洛溢。詔百官極言過失。

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魏徵上疏曰。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撝節。在晏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則可以無為。而治矣。帝手詔褒美。

冬十一月。以武氏為才人。

故荊州都督武士護女。年十四。帝聞其美。召入後宮為才人。

戊十二年春二月贈隋堯君素蒲州刺史

初君素為隋河東守堅守其城上皇遣獨孤懷恩攻之不
下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
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及江都
傾覆左右殺君素以降至是詔曰君素雖桀犬吠堯有
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
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

三月宴五品以上於東宮

以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帝曰貞觀之前從朕經
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
親解佩刀以賜二人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
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心悅服則不逮也帝曰
何也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既治
為安故不逮帝曰今所為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
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悅而從之今則勉從
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帝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
知耳

夏五月永興公虞世南卒

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帝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
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世南嘗獻聖德論帝賜詔
曰卿論朕太高朕何敢當然卿適觀其始未觀其終若
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

冬十二月以馬周為中書舍人

周有機辯學文嘗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摧古今
舉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聽之靡靡令人忘
倦

以霍王元軌為徐州刺史

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與處士劉玄平為布
衣交人問玄平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恠之玄平曰
人有所短乃見所長至於霍王無所
短何以稱其長哉元軌太宗之弟

己十三年春正月加房玄齡太子少師

帝嘗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羣
 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
 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帝曰、玄齡與吾
 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
 天下、嘗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
 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
 玄齡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海之福也、

夏五月。旱。詔五品以上言事。

魏徵上疏言、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
 條、初清淨寡欲、今索駿馬、訪恠珍、一漸也、初不輕營為、
 頃肆用人力、二漸也、初役已以利物、比縱役以勞人、三
 漸也、初親君子、斥小人、比褻小人、遠君子、四漸也、初不
 貴異物、今並進玩好、五漸也、初求士如渴、比由心好惡、
 六漸也、初無田獵之好、今馳騁為樂、七漸也、初遇下有
 禮、今詰責細過、八漸也、初孜孜求治、比長傲縱欲、九漸
 也、初撫寧戶口、死不携貳、比徭役勞敝、百姓不帖、十漸
 也、疏奏、帝深獎嘆、乃以所生
 疏列為屏障、兼錄付史官、

冬十二月。太史令傅奕卒。

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有僧自西域來、能呪人
 使立死、復呪即生、帝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
 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帝命僧呪奕、奕初無
 所覺、須臾、僧忽僵仆、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
 齒、所擊輒碎、長安士女輻湊、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
 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
 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婆
 羅門、西域國、在天竺西、與麤同、大羊也、

庚子十四年。春二月。臨國子監。

帝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諸生帛
 有差、時帝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學生能明一經以上、
 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
 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
 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
 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
 千餘人、帝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穎達
 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辛丑十五年冬十一月以李世勣為兵部尚書

世勣在并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帝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因有是命

壬寅十六年秋九月以魏徵為太子太師

帝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惟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此為最急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帝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傳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乃以徵為太子太師徵表辭帝曰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徵乃受詔

癸卯十七年春正月鄭公魏徵卒

諡文貞徵薨帝自製碑文并為書石謂侍臣曰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徵沒朕亡一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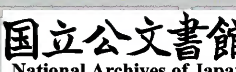
二月圖功臣於凌烟閣

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世勣秦叔寶等二十四人

夏四月太子承乾謀反廢為庶人立晉王治為皇太子貶

魏王泰為東萊郡王

初承乾喜聲色畋獵所為奢靡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太子畏其逼陰養刺客紇干承基等謀殺之吏部尚書侯君集怨望以太子暗劣欲乘釁圖之因勸之反太子然之會齊王祐反事連承基繫獄當死上變告太子謀反勅大理中書門下鞫之反形已具帝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為太子復何所求但為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為不軌耳詔廢承乾君集等伏誅乃立晉王治為皇太子降泰爵東萊郡王幽之北苑



以太子詹事李世勣同中書門下三品。

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療帝自剪鬚為之和藥世勣頓首泣謝帝曰為社稷非為卿也世勣嘗侍宴帝曰朕求羣臣可托幼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世勣流涕辭謝齧指出血○帝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常有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石從諫則聖○帝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乃止○雉奴太子治小字

秋七月。踣魏徵碑。

初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有宰相才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帝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帝愈不悅乃踣所撰碑

房玄齡等上高祖今上實錄。

帝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入君言動備紀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帝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帝又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朕所以欲觀國史蓋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為高祖今上實錄上之帝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李友鳩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矣史官何諱焉即命直書其事○六月四日殺建成事春秋魯莊公有疾問立後叔牙欲立慶父李友欲立般般立慶父弒之魯人立閔公慶父又弒之李友乃立僖公殺慶父而配叔牙

九月。新羅乞兵伐高麗。遣使諭之。

先是高麗泉蓋蘇文弒其主建武立王弟子藏為王帝恐勞百姓不用兵遣使冊藏為遼東郡王至是新羅遣

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入朝之路乞兵救援帝遣使齎璽書諭之蓋蘇文不奉詔李世勣勸伐之帝遂欲自征高麗褚遂良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誠當討但命一二猛將取之如反掌耳陛下輕行遠舉臣所甚憂不聽蓋公盍反蓋蘇文或號蓋金自云生水中以惑人故姓泉氏百濟東夷國名

甲辰十八年秋九月以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叅預朝政

帝問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巳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帝嘗謂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憐之

冬十月帝如洛陽命房玄齡留守京師十一月以張亮李世勣為行軍大總管詔親征高麗故太子承乾卒

乙巳十九年春正月帝發洛陽三月至定州詔皇太子監國

秋九月帝攻安市城不下詔班師

攻安市六旬不下帝以遼左早寒且糧食將盡勅班師戰死者幾三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帝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朕有是行也乃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置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安

丙午二十年春三月帝還京師冬十二月癸未帝生日罷宴

樂

帝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子路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于楚後車百乘積粟萬鍾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得也

戊申二十二年春正月作帝範以賜太子

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

二月帝如玉華宮

帝營玉華宮務為儉約惟寢殿覆瓦餘皆茅茨然所費已巨億計充容徐惠以帝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翠微玉華營繕相繼又服玩頗華靡上疏諫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眾喪已成之我軍又曰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醜毒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帝善其言○充容九嬪之一

秋七月殺華州刺史李君羨

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帝惡之以下君羨為武衛將軍小名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出為華州刺史御史復奏君羨謀不軌遂誅之帝嘗密問太史令李淳風

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歷數其人已在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帝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乃止

司徒梁公房玄齡卒

諡文昭

冬十月帝還宮

己酉二十三年夏五月以李世勣為疊州都督

帝謂太子曰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用為僕射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乃左遷世勣為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帝崩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遺詔輔太子罷遼東兵六月太子治即位

帝初即位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
治長孫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故永徽之政有貞觀
之遺風

秋九月以李世勣為左僕射行先帝治命也

通鑑要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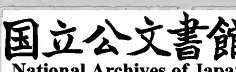
通鑑要卷十三 正編

雲間 姚培謙平山
張景星二銘 同錄
同學汪萃宗格齋參閱

高宗皇帝 諱治太宗第九子
在位三十四年

癸丑永徽四年春二月散騎常侍房遺愛及高陽公主謀反
伏誅遂殺荆王元景吳王恪

初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公主驕恣甚與浮屠辯機
等數人私通事覺怨望遂使掖庭令陳玄運伺宮省機
祥遺愛亦與駙馬都尉薛萬徹柴令武謀奉荆王元景
為主以舉事至是公主謀黜遺愛兄遺直封爵使人誣
告遺直罪帝令長孫無忌鞠之更獲遺愛及公主反狀
司空安州都督吳王恪母隋煬帝女也有文武才太宗



常以為類已，欲立為太子，無忌固爭而止。恪名望素高，為物情所向，無忌深忌之，欲因事誅恪，以絕眾望。遺愛因言與恪同謀，冀得免死。甲申，詔遺愛萬徹，令武皆斬。元景恪公主並賜自盡。○遺愛、玄齡子，祿祥，吉凶之先見也。萬徹尚高祖女丹陽公主，令武紹子尚太宗女巴陵公主。

甲寅五年春三月，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

初，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帝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出為尼，忌日，帝詣寺行香，見之泣，后聞之，陰令長髮納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屈體事，后后數稱其美，未幾，大幸，拜為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

冬十月，築長安外郭。

雍州參軍薛景宣上言：漢惠帝城長安，尋晏駕，今復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寧等以景宣言涉不順，請誅之。帝曰：景宣雖狂妄，若得罪，恐絕言路，赦之。○帝嘗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為，則不漏。對曰：以瓦為

之，必不漏，帝悅，為之罷獵。

以長孫無忌、庶子三人為朝散大夫。

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帝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帝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帝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訴其罪，后無以自明。帝由是有廢立之志，又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懽，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帝因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他語。帝與昭儀皆不悅而罷。

乙卯六年秋七月，以李義府為中書侍郎。

義府為中書舍人，為長孫無忌所惡。左遷壁州司馬，義府問計於中書舍人王德儉，德儉曰：帝欲立武昭儀，恐宰臣異議，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為福矣。義府然之，叩閭表請，帝悅，留之，超拜中書侍郎。

九月，貶褚遂良為潭州都督。

帝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曰：「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帝不悅，而罷。明日，又言：「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請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眾所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為何如？』」因置笏於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他日李勣入見，帝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衛尉卿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為潭州都督。○獠音老，西南夷曰獠，遂良抗州人，故云。

冬十月，廢皇后王氏為庶人，立昭儀武氏為皇后。

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別院。帝嘗念之，間行至其所，呼之。王后泣對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得再見日月，幸甚。」帝曰：「朕即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而死。」

以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

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猫。

丙辰 顯慶元年春正月，廢太子忠為梁王，立代王弘為皇太子。

子弘，武后所生，故立之。

己未 四年夏四月，削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官，封黔州安置。

武后以無忌不助己，深怨之，會人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罪，勅許敬宗鞫之。敬宗因誣奏季方與無忌謀反，帝驚曰：「舅為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於反？」敬宗曰：「反狀已具，願陛下勿疑。」帝泣曰：「朕決不忍加刑於無忌。」敬宗對曰：「漢文帝漢之賢主也，其舅薄昭止坐殺人，帝使公卿哭而殺之，後世不以為非，今無忌謀移社稷，其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帝竟不引問，詔削無忌官，封黔州安置。秋七月，敬宗又遣表公輸詣黔州，再鞫無忌反狀，逼令自縊。○薄昭殺漢使者，文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

使自引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庚申五年冬十月初令皇后決百司奏事

帝初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皇后決之右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

辛酉龍朔元年秋九月徙潞王賢為沛王

沛王賢聞王勃善屬文召為修撰勃通之孫也時諸王鬪雞勃戲為檄周王雜文帝見之怒曰此乃交構之漸

冬十月鐵勒犯邊詔武衛將軍鄭仁泰等將兵擊之明年

三月敗鐵勒於天山即祁連山

仁泰至天山鐵勒九姓合眾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軍

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甲子麟德元年冬十二月殺同三品上官儀梁王忠賜死

初武后召方士郭行真出入禁中為蠱祝宦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召西臺侍郎上官儀議之儀指言后專恣不可承宗廟帝乃趣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后遽從帝自訴帝羞縮不忍復待之如初且曰是皆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儀及伏勝皆死賜忠死於流所自是政歸房帷天子拱手而已四方奏章皆曰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帝與后偶坐生殺賞罰惟所命

乙丑二年冬十月車駕發東都如泰山

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帝過壽張幸其宅問其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帝善之賜以縑帛

丁卯乾封二年夏六月以李安期張文瓘並同三品

帝屢責侍臣不進賢安期對曰天下未嘗無賢亦非羣臣敢蔽賢也比來公卿有所薦引為讒者已指為朋黨



滯淹者未獲伸而在位者先獲罪是以各務杜口陛下
果推至誠以待之其誰不願舉所知耶帝深以為然○
時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頻征伐四夷廐馬萬匹倉庫
漸虛文瓘諫曰隋鑒不遠願勿使百姓生怨帝納其言
減廐馬數千匹

己巳總章二年春二月以盧承慶為司刑太常伯時改尚書

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
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承慶重其雅量改注
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媿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冬十二月李勣卒勣功臣也因請立

勣寢疾謂其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戶
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有此子孫今悉付汝謹察視之
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搆殺然後以聞勣嘗
謂人我年十二三時為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
當賊有所不恆則殺之十七八為佳賊臨陳乃殺入
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卒諡貞武孫敬業襲爵

定銓注法

大略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計資量勞而擬官始
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
便利已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以為甲先簡僕射乃
上門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
然後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兵部武
選亦然課試之法以騎射及翹關負米人有格限未至
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入等者
得不限而授其黔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由吏部委都
督選擇士人補授凡居官以年為考六品以下四考為
滿有劉曉者上疏論之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書判為
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入者衆矣又禮
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
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
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
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身體貌豐偉言言詞辯正書
楷法道美判文理優長上進也讀讀其身言書判便利
也省視也翹關負米二者取士之科也翹關長丈七尺
徑三寸半凡卜舉後手持關距出處無過一尺負米即

負重之說如郭子儀中負米料是也
魏文帝曹丕妒弟植才令七步作詩

壬申咸亨三年夏四月吐蕃遣使入貢

上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朴魯然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

甲戌上元元年春三月封皇后兄子武承嗣為周國公元爽之子

秋八月帝稱天皇后稱天后

時帝苦風眩甚議使天后攝政中書侍郎同三品郝處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也陛下柰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著作郎元萬頃左史劉禕之等使之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凡千餘卷朝廷奏議及百司表疏時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

士

乙亥二年夏四月太子弘中毒卒立雍王賢為太子

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迂旨醜之賢亦武氏所出故立之

丙子儀鳳元年秋九月以狄仁傑為侍御史

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當除名帝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帝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為難臣以為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夫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也帝怒稍解二人除名流嶺南擢仁傑為侍御史

己卯調露元年夏六月遣吏部侍郎裴行儉立波斯王行儉

襲執阿史那都支以歸

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初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旬與吐蕃連和
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行儉曰今波斯王卒其子
質京師宜遣使送歸道過二虜以便取之可不血刃而
擒也帝乃命行儉冊立波斯王過西州揚言須稍涼西
上都支規知之遂不設備行儉召四鎮酋長謂曰昔在
此州縱獵甚樂今欲尋舊賞誰能從者諸胡子弟爭請
行近得萬人行儉陽為畋獵校勒部伍數日遂倍道西
進去都支部十餘里遣使問其安否召與相見都支
計無所出帥子弟迎謁遂擒之簡其精騎進掩遮旬遮
旬亦降於是囚都支遮旬以歸遣波斯王自還其國○
安西四鎮以西域四國為名曰
龜茲曰于闐曰碎葉曰疎勒

冬十月單于府突厥反遂寇定州十一月以裴行儉為定
襄道大總管擊突厥明年三月平之

庚辰永隆元年秋八月廢太子賢為庶人立英王哲為皇太
子

辛巳開耀元年秋閏七月徵處士田游巖為太子洗馬

游巖隱居泰山帝東封嘗幸其廬徵為洗馬在東宮無
所規益右衛副率薛儼以書責之曰足下負巢由之竣
節傲唐虞之聖主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將以輔導
儲貳漸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明足下唯
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何以酬塞聖
主調護之寄乎謹書起予游巖不能答

壬午永淳元年夏四月聞喜公裴行儉卒

諡曰憲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王勃與楊炯盧照隣駱賓
王皆以文章有盛名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
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邪
楊子稍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墮水炯
終於盈川令照隣惡
疾赴水死賓王反誅

秋七月作奉天宮

帝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岳作奉天宮於嵩山之南監察
御史襄行李善感諫不納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

言為諱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

冬十月突厥骨篤祿寇并州薛仁貴大破之

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等入寇仁貴將兵擊之虜問唐大將為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給我也仁貴免曹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

癸弘道元年冬十二月帝崩太子哲即位

帝疾甚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而崩遺詔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中宗即位尊天后為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

中宗皇帝

諱哲原名顯高宗第七子即位後武后廢為廬陵王十四年迎還在位五年

甲嗣聖元年

二月睿宗文明元年春二月太后廢帝為廬陵王立豫王旦

陵王立豫王旦

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玄貞何不可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勒兵宜令廢中宗為廬陵王扶下殿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於別室立旦為皇帝政事決於太后居睿宗於別殿不得有所預於

三月太后殺故太子賢夏四月太后遷帝于房州又遷于

均州秋九月太后改元及服色官名立武氏七廟

改元光宅旗幟尚白尚書省為文昌臺僕射為左右相六曹為天地四時六官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侍中為納言中書令為內史御史臺分為左右肅政臺其餘悉以義類改之

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

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眾心憤惋會柳州司馬英公李敬業及弟敬猷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魏思溫皆失職怨望乃謀起兵以匡復廬陵王為辭復稱嗣聖元年移檄州縣略曰武氏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

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抔土指墳墓，未乾指高宗墓，未久也。

冬十月，太后殺待中裴炎，以騫味道為內史。李景謏同平章事。

李敬業舉兵，太后問計於炎，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為辭，若太后反政，則不討自平矣。武承嗣因使監察御史崔譽言：炎有異圖，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騫味道鞫之。鳳閣舍人李景謏證：炎必反，斬炎于都亭，籍沒其家，無甑石之儲。炎弟子太僕寺丞伯先年十七，上封事請見言事，太后召見，詰之曰：汝伯父謀反，尚何言。伯先曰：臣為陛下畫計耳，安敢訴冤。陛下為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攬朝政，變易嗣子，疎斥李氏，封崇諸武，臣伯父忠於社稷，反誣以罪戮，及子孫，陛下所為如是，臣實惜之。陛下早宜復子明辟，高枕深居，則宗族可

全，不然，天下一變，不可復救矣。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

李敬業取潤州，將軍李孝逸擊破之。

敬業起兵，太后遣孝逸將兵三十萬討之，追削其祖考官爵，發冢，斲棺，復姓徐氏。至是，敬業攻潤州，孝逸軍數戰不利，懼欲引退。殿中侍御史魏元忠與行軍記室劉知柔言於孝逸曰：風順，獲乾此火攻之利，因請決戰。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其將王那相斬敬業及駱賓王首來降。

乙酉二年，太后垂拱元年春三月，太后遷帝於房州。冬十月，太后以僧懷義為白馬寺主。

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使入宮營造，補闕王求禮表請闔之，表寢不出。○懷義本姓馮，名小寶，因高祖女千金公主以進，得幸於太后。太后欲令出入禁中，乃度為僧，又以其家寒微，令與尚、太平公主薛紹合族，命紹以季父事之。

丙三年春三月太后置銅匱受密奏。

太后疑天下人多圖已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魚保家者請鑄銅匱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隔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匱告保家嘗為李敬業作兵器遂伏誅索元禮周興來俊臣之徒網羅無辜中外畏之甚於虎狼麟臺正字陳子昂屢上疏諫不聽又曰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天下亂矣

戊子五年秋八月琅邪王冲越王貞舉兵匡復不克而死太后遂大殺唐宗室。

時狄仁傑為豫州刺史貞黨當坐者六七百家當籍沒者五千口仁傑密奏彼皆誣誤臣欲顯奏似為逆人申理不言又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持原之皆流豐州。貞太宗子冲貞子

己丑六年太后永閏九月太后殺同平章事魏玄同。

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奏誣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為耐久太后怒賜死于家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可以自陳玄同嘆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

庚寅七年授元武氏天春正月太后始用周正。

改元曰載初以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月來歲正月為一月

武氏自名嬰改詔曰制。

鳳閣侍郎宗秦客改造十二字以獻照為嬰天為丙地為壘日為回月為困星為君為鹿臣為患載為庚初為廩年為乘正為击

除唐宗室屬籍從司刑少卿周興之奏也。

二月太后策貢士於洛城殿。

貢士殿試自此始補闕薛謙光上疏曰今之選人咸稱
覓舉奔競相尚誼訴無慙至於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
能制敵止驗彎弓昔司馬相如不堪公卿之任吳起曰
臨難決疑一劍之任非將事也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
善射豈足以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
其勇略考居官之臧否行舉者之賞罰而已

秋七月以侯思止王弘義為侍御史

思止將軍高元禮僕素詭譎無賴告恒州刺史裴貞與
舒王元名謀反擢為游擊將軍時告密者往往得五品
官思止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豈堪御史對曰獬
豸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從之弘義素無行見
閻里耆老作邑齋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擢授游擊將
軍俄遷殿中侍御史或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謀反救弘
義按之安仁不服即於劫上刎其首朝士人人自危道
路以目時法官競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
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司刑丞
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不
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
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

日知果真

八月太后殺南安王潁等十二人及故太子賢二子

唐之宗室於是殆盡其幼弱者亦流嶺南

九月武氏改國號曰周稱皇帝以豫王且為嗣改姓武氏

侍御史傅遊藝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
后可之立武氏七廟追尊周文王為始祖文皇帝祖考
皆為皇帝妣皆為皇后立武承嗣三思等皆為王以遊
藝為鸞臺侍郎平章事遊藝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
時人謂之四時仕官

冬十月周改置宗廟

改唐太廟為享德廟以武氏七廟為太廟

辛卯八年春正月周改置社稷旗幟尚赤二月周流其右丞

周興於嶺南

初金吾大將軍邱神勳以罪誅或告興與神勳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索大甕如興法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服罪法當死原之流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

秋九月周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太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譖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名太后深嘆美之

冬十月周殺其同平章事格元輔右相岑長倩納言歐陽

通

先是鳳閣舍人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元輔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

宜有此議由是大忤諸武意誣以反誅來俊臣訊通五毒備至終無異詞乃詐為通欵并殺之慶之見太后太后曰皇嗣我之子奈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為嗣乎太后不從慶之屢求見太后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杖之昭德引慶之出光政門以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為然

壬辰九年周如意元年春一月周武氏引見存撫使所舉人

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擢推侍御史盪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翹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御史史劾之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惜入言太后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

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已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權四齒杷也言用官之泛如用杷齒推聚之多盪脫言官不得入如模脫盪杯箇箇相似也

周貶狄仁傑魏元忠等為縣令

來俊臣羅告狂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崔宜禮盧獻魏元忠李嗣真謀反先是俊臣請降勅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侯思止鞠元忠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命倒曳之元忠曰我薄命譬如墜驢足絀於鐙為所曳耳思止愈怒更曳之元忠曰侯思止汝若須魏元忠頭則截取何必使承反也仁傑既承反裂衾帛書冤狀置綿衣中謂判官王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得書持之稱變以聞太后以問俊臣俊臣乃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上之初平章事樂思晦亦為俊臣等所殺其男至是上變太后召見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

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皆貶縣令

秋八月周左相武承嗣罷以李昭德同平章事

昭德密言於太后曰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姑姪之親何如父子子猶有篡弑其父者況姪乎太后瞿然遂罷承嗣政事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也

周流其御史嚴善思於驩州

太后任用酷吏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乃相與構陷善思坐流驩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召為渾儀監丞

癸巳十年春一月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

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為牧州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入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周殺其尚方監裴匪躬

匪躬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韜其左右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臟皆出太后聞之令輦入宮使醫縫之經宿始蘇太后親臨視之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甲十一年周延載冬十一月周明堂火

太后命懷義作天堂日役萬人費以億計侍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愠是夕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皆盡太后恥而諱之但云工徒誤燒命更造明堂天堂仍以懷義充使又鑄銅為九州鼎及十二神皆高一丈

各置其方懷義不自安言多不順太后陰使人毆殺之

乙十二年周天冊萬秋九月周武氏自號天冊金輪大聖

皇帝冬十二月周安平王武攸緒棄官隱嵩山

攸緒恬淡寡欲棄官隱于嵩山之陽優游巖壑冬居茅椒夏居石室太后所賜及王公所遺野服器玩皆置之不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

丙十三年周萬歲通冬十一月周以張昌宗為散騎常侍

張易之為司衛少卿

昌宗易之年少美容善音律太平公主薦之入侍禁中皆得幸於太后常傳朱粉衣錦繡武承嗣三思皆候其門庭爭執鞭轡謂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

丁十四年周神功夏六月周來俊臣伏誅

俊臣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諸武及太平公主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及棄市仇家爭噉其肉斯須而盡抉眼剥面披腹出心騰蹋成泥士民相賀於路曰自今眠者皆始帖席矣

秋九月周以魏元忠為肅政中丞

太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朕使近臣就獄引問皆自承服朕不復疑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友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賴天啓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為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矣時多為元忠訟冤太后復召為肅政中丞元忠前後坐棄市流竄者四嘗侍宴太后問曰卿往者數負謗何也對曰臣猶鹿耳羅織之徒欲得臣肉為羹臣安所避之

冬閏十月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仁傑上疏曰方外絕域得其人不足增賦獲其土不可耕織但當敕邊兵謹守備遠斥候聚資糧待其自致然

後擊之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事雖不行識者是之○二虜突厥吐蕃也

戊戌十五年周聖歷春三月帝還東都

張易之嘗問自安計狄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問宰相眾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時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附姑后感悟○易之兄弟思自全問吉頊計安出頊曰吾有不可朽策願效之非止保身且世世不絕祚主上春秋高武諸王非海內屬意公蓋從容請立廬陵王以副人望易弔為賀之資也易之昌宗乘間如頊教后意乃定己巳召廬陵王於房州承嗣怏怏遂發病死○雙陸博具一說太后夢天鵝兩翼皆折以問仁

傑、仁傑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

秋八月，周以狄仁傑兼納言。

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并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春秋晉祁奚請老，舉其子祁午，以自代。

九月，周武氏以帝為皇太子，河北道元帥狄仁傑副之。以

討默啜。

皇嗣果請遜位於盧陵王，太后許之，立為太子，復名顯，賜姓武突厥。默啜寇檀等州，命太子討之，先是募人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為帥，應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時太子不行，命仁傑知元帥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

以慰人心，從之。突厥盡殺所掠男女而去，仁傑追之不及。默啜還漠北，擁兵四十萬，據地萬里，西北諸夷皆附之，有輕中國之心。

周以蘇味道同平章事。

味道在相位，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摸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蕪摸稜。○摸捫揲也，四方木，摸之，可左可右。

冬十月，周以姚元崇同平章事。十一月，周以豫王旦為相。

王。十二月，周以魏元忠同平章事。

己未十六年，秋八月，周納言婁師德卒。

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太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出其奏，仁傑慙已而嘆曰：婁公盛德，我為所

容為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樸恕心無適莫與郝處俊相亞世之言長者稱婁郝

庚子十七年周久視夏六月周以張易之為奉宸令

太后改控鶴監為奉宸府以易之為令每內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昌宗飲博嘲謔又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有易之昌宗足矣近聞右監門衛長史侯祥等明自媒銜醜慢不取求為供奉無禮無儀濫干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太后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端

秋九月司空梁公狄仁傑卒

諡文惠

太后信重仁傑謂之國老而不名及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仁傑嘗薦張柬之姚元崇桓彥範敬暉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盡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冬十月周復以正月為歲首

辛丑十八年周大足元年春三月雨雪

蘇味道以雪為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而寒雪為災豈得以為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太后為之罷朝

壬寅十九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是歲蕪安恒復上疏曰太子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子母深恩不知鐘鳴漏盡天意人事還歸李家物極則返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

癸卯二十年秋九月周貶魏元忠為高要尉流張說於嶺南

時昌宗易之二張勢傾朝廷元忠嘗奏曰臣承之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君側臣之罪也易之等恨怒共譖元忠謀挾太子為耐久朋遂下制獄昌宗乃命張說為證說偽許之太后召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太后召說鳳閣舍人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左史劉知幾曰無汗青史為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

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易之昌宗遽呼曰。說與元忠同反。說嘗謂元忠為伊周。夫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此反狀甚明。說曰。易之昌宗安知伊周。伊尹周公歷古為忠臣。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將何效焉。竟貶元忠為高要尉。流說嶺表。元忠入辭。言曰。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

甲二十一年。秋七月。周以楊再思為內史。

再思為相。專以諂媚取容。戴令言賦兩腳狐。以譏之。出為令。張易之兄同休。請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滿座鄙笑。張昌宗以姿貌倖。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蓮花。非也。正蓮花似六郎耳。

九月。周以姚元之為靈武道安撫大使。冬十月。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

元之將行。太后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太后遂以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元崇字元之。時突厥叱列元崇反。故以字行。

乙巳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

昌宗伏誅。帝復位。

太后疾甚。昌宗易之居中用事。柬之與天官侍郎崔玄暉。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已。及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羽林將軍楊元琰。李湛。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於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於是以太后制命太子監國。明日傳位於太子。中宗復位。

遷太后於上陽宮。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以張柬之袁恕已同三品。崔玄暉為內史。敬暉桓彥範為納言。李多

祚等進爵有差。二月。復國號曰唐。○復立韋氏為后。

帝之遷房陵也。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御。至是。帝每臨朝。則后必施帷帳。坐於殿上。預聞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納言桓彥範。上表曰。書稱牝雞之辰。惟家之索。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願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干國政。先是。胡僧慧範。與張易之兄弟善。后亦重之。至是。復出入宮掖。彥範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帝皆不聽。○辰作晨。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

以武三思為司空。

張柬之桓彥範誅張易之昌宗而不殺三思。洛州長史薛季昶勸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彥範曰。三思机上肉。爾朝邑尉劉幽求曰。三思尚存。公等無葬地。若不早計。後且噬臍。不從。帝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儀女孫婉兒者。沒入掖庭。辯慧能文。明習吏事。太后愛之。及帝即位。使掌制命。拜為婕妤。

三思通焉。故婉兒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帝使后與三思雙陸。而自為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柬之等數勸帝誅諸武。不聽。柬之等或撫床嘆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王。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帝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是。知復奈何。○呂產呂祿。漢高后時。皆以外戚居中用事。以喻三思也。噬臍。齧臍腹。喻不可及也。

夏五月。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

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為耳目。湜見帝親三思。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與鄭愔為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帝封敬暉為平陽王。桓彥範為扶陽王。張柬之為漢陽王。袁恕己為南陽王。崔玄暉為博陽王。皆罷政事。三思令百官修復太后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為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

冬十一月。皇太后武氏崩。

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赦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
爽親屬帝居諒陰以中書令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
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矯太后遺制慰諭元
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
知其不敢復論武氏事矣

丙午二年秋七月立衛王重俊為皇太子○敬暉桓彥範張

柬之袁恕己崔玄暉為武三思所殺

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勝於天津橋請加廢黜帝大
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等使人所為請
族誅之帝可其奏大理丞李朝隱奏稱暉等未經推鞠
不可遽就誅夷乃長流暉等崔湜說三思遣使矯制殺
之乃以周利用攝右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柬之玄暉
已死遇彥範於貴州令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
然後杖殺得暉尚而殺之恕己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
飲野葛汁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培地爪甲殆盡仍捶
殺之三思既殺五王勢傾人主常言曰我不知何等名
善人惟與我者殆是矣時宗楚客宗晉卿紀處訥甘元

東為三思羽翼利用冉祖雍宋之遜李
俊姚紹之為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冬十一月以竇從一為雍州刺史

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僧寺
從一懼命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
從一不能奪○從一舊名懷貞碾女箭
反磑五對反皆磨屬所以礪穀出米者

丁未景龍元年秋七月太子重俊起兵討武三思武崇訓兵
潰而死

皇后以重俊非其所生惡之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
以三思故每下制勅推尊武氏駙馬崇訓又教安樂公
主請廢太子太子積不能平與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
軍殺三思崇訓於其第太子與多祚斬關而入叩閤索
上官婕妤帝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門
樓以避之帝俯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
士何為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
斬多祚等餘眾皆潰太子亦為左右所殺帝以其首獻

太廟及祭武三思崇訓之樞然後梟之朝堂從宗楚客之請也

戊申二年秋七月始用斜封墨勅除官

安樂長寧公主上官婕妤等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降墨勅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不用硃印曰墨不用正封曰斜

己酉三年春三月以宗楚客為中書令崔湜同平章事

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楚客潛通戎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故事大臣被彈俯俛趨出立於朝堂待罪至是楚客更忿怒作色自陳忠鯁為琬所誣帝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解天子湜通於上官昭容故引以為相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為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

庚戌四年睿宗景夏五月宴近臣

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吏部侍郎盧藏用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六月皇后韋氏弑帝立温王重茂中宗之子

許州參軍燕欽融上言皇后淫亂于政宗楚客圖危社稷帝面詰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矯制撲殺之帝意快快由是后及其黨始懼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已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餽中進毒中宗崩於神龍殿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重茂為太子皇后臨朝攝政改元唐隆太子即位年十六楚客勸后遵武后故事以韋氏子弟領南北軍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謀去之

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並其黨皆伏誅

相王子臨淄王隆基陰聚才勇之士密謀匡復會兵部侍郎崔日用以宗楚客謀告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前朝邑尉劉幽求等謀先事誅之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逮夜勒兵入玄武門諸衛兵皆應之斬韋后及安樂公主上官昭容遂迎相王入輔少帝收捕諸韋親黨及楚客等斬之封隆基為平王

相王旦即位廢重茂復為温王立平王隆基為皇太子

帝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劉幽求曰。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語德。無可疑者。帝從之。

以姚元之宋璟同三品。

璟與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紀綱修舉。當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睿宗皇帝

諱且。高宗第八子。在位二年。

辛亥。景雲二年。春正月。以郭元振張說同平章事。二月。命太子監國。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幽王守禮為幽州刺史。

太平公主蒲州安置。

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英武。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結黨。欲危太子。帝嘗密召韋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

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乃太平之謀耳。願陛下無惑。帝瞿然曰。朕知之矣。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柰何忽有此議。與姚元之密言於帝曰。宋王陛下之元子。幽王高宗之長孫。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幽王皆為刺史。太平公主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帝曰。朕惟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頃之。帝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午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姦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帝悅。於是出二王為二州刺史。公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

貶姚元之為申州刺史。宋璟為楚州刺史。寢二王刺史之命。

太平公主聞元之璟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奏二人離間。故有是命。又召太平公主還京師。

夏六月。置十道按察使。

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按察使之名始此。

冬十二月。召司馬承禎至京師。尋許還山。

承禎天台道士。帝問以陰陽術數。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安肯勞心以學術數乎。帝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承禎固請還山。帝許之。尚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此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嘗隱終南。則天時徵為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壬子太極元年。玄宗先秋八月。帝傳位於太子。皇太子隆基即位。尊帝為太上皇。

通鑑要卷十三

通鑑要卷十四 正編

雲間 張景星二銘 同錄

姚培謙平山

同學馮 浩養吾參閱

玄宗明皇帝

諱隆基。睿宗第三子。在位四十四年。

癸丑開元元年。秋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死。蕭至忠。岑羲。竇

懷貞。崔湜。伏誅。

太平公主。上皇之勢。擅權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懷貞。羲。至忠。湜。及僧慧範等謀廢立。荆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帝曰。太平謀逆。有日。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帝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為墟。安在其為孝乎。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動上皇矣。帝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王毛仲、姜皎、李令問、王守一、內給事高力士等定計，以兵三百餘人入虔化門，執至忠義，斬之。懷貞逃入溝中，自縊死。戮其尸。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元振奏：「皇帝前奉詔誅竇懷貞等，無他也。」上皇乃下詔，自今軍國政刑，一皆取皇帝處分。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乃出，賜死。公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湜與盧藏用俱坐私侍公主，流嶺南。尋以湜與逆謀，追賜死。初，太平公主與湜等謀廢立，陸象先獨以為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幼，已為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去，象先曰：「既以功立，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帝既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柏信哉。」

以宦者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

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帝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至是宦官增至三千人，除三品將軍者甚多，宦官之盛自此始。

以張說為中書令。冬十月，以姚元之同三品。

元之為相，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卻貢獻，不與羣臣褻狎。帝皆納之。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帝仰觀殿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帝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即吏卑秩，乃以煩朕邪？」聞者皆服。帝識人君之體。

十二月，改官名。

僕射為丞相，中書為紫微省，門下為黃門省，侍中為監，長史為尹，司馬為少尹。

以姚崇為紫微令，張說為相州刺史。

初，帝欲相崇，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殿中監姜皎彈之。帝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崇？」既相，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他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帝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心腹之疾。」帝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說為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遂左遷說為相州刺史。○姚崇本名元崇，字元之。武后長安四年，命以字行，今復舊名，而省元字。

甲寅二年春正月置左右教坊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帝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宮女數百人自教之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倡優女樂也

夏六月以宋王成器等為諸州刺史

帝素友愛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設五帷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薛王業有疾帝親為煮藥回飈吹火誤蕪帝鬚左右驚救之帝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鬚何足惜羣臣以成器等地逼請循故事出刺外州乃以成器領岐州成義領幽州守禮領魏州範領濟州業領同州

秋七月焚珠玉錦繡於殿前

帝以風俗侈靡制金銀器玩金消毀以供軍國之用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罷兩京織錦坊後有胡人土言海南多珠翠奇寶命監察御史楊範臣往求之範臣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今所求者何

以異於所焚者乎帝遽引咎慰喻而罷之

作興慶宮

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許之仍賜成器等宅環於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輝南曰勤政務

卯乙三年春正月以盧懷慎為黃門監

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資產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帝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得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我為相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何如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慎自以其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秋九月置侍讀官

侍讀之名始此

帝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入
內侍讀每至問門令乘肩輿以進聽于宮中乘馬親送
迎之待以
師傳之禮

丙辰四年春二月以倪若水為汴州刺史

帝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然當時士大夫
猶輕外任揚州採訪使班景倩入為大理少卿過大梁
若水錢之望此行塵久之謂
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

夏六月太上皇崩冬閏十二月姚崇罷以宋璟為黃門監

崇請避位薦璟自代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刑賞
無私突厥默啜自武后世為中國患至是默啜擊拔曳
固為拔曳固所斬時郝靈筌使突厥得其首自謂不世
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微倖痛抑其賞
逾年始授郎將靈筌慟哭而死○姚宋相繼為相崇善
應變璟善守法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唐世賢相
前稱房杜後稱姚宋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濟
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嘆曰欲知古

問高君欲知今問齊
君可以無闕政矣

丁巳五年秋九月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對仗奏事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
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御史彈百官服多冠對
仗讀彈文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
俟仗下於御座前屏人密奏諫官史官不復預聞武后
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互相彈奏於是
多以險詖相傾宋璟為相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
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隨從天
子之儀衛曰仗東北荒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忠見人鬪
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楚懷
王嘗作多冠名法冠一曰柱後惠文

辛酉九年春二月以宇文融為勸農使

文融為監察御史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偽甚眾請加
檢括源乾曜贊成之以融充使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
分行天下使者競為刻急州縣希旨虛張其數
或以實戶為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如之

夏六月。罷中都。先是改蒲州為河中府置中都。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曉諭遣之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秋九月。梁公姚崇卒。諡文獻。

遺令佛以清淨慈悲為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昔周毀經像而修甲兵齊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齊滅周興汝曹勿效兒女子終身不悟追薦冥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為尤不可延之於家永為後法

冬十二月。安州別駕劉子玄卒。

子玄名知幾以字行領國史三十年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邪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少初著作郎吳兢與子玄撰定武后實錄叙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賴宋璟等激勵苦切故轉禍為忠後說讀之謂兢曰劉五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對曰兢實書之說屢以情漸改辭曰狗公之情何如不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知幾行第五唐人多以第行相呼

壬戌十年。秋八月。始募兵充宿衛。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畧盡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帝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癸亥十一年。夏五月。置麗正書院。

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使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為無益徒費欲奏罷之說曰自古帝王於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

冬十一月。始置長從宿衛。

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縣無得雜役使

甲子十二年。秋七月。以內侍楊思勗為輔國大將軍。宦者稱大將軍

此始
丑十三年春二月更命長從宿衛為曠騎

總十二萬人分隸十二衛六番曠苦廓反滿張弩也曠騎一曰射騎後改曰羽林飛騎每衛萬人分為六番番者更代宿衛也

冬十一月封泰山○以王毛仲為開府儀同三司

帝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毛仲為閑廐使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帝之東封以數萬匹從色別為羣望之如雲錦故特加爵

車駕還至宋州今歸德府

帝至宋州宴從官謂張說曰鄉者屢遣使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懷州刺史王邱籛牽之外一無他獻魏州刺史崔沔供帳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刺史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

且曰入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常寘之坐隅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刺史寇泚曰比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

丁卯十五年春正月吐蕃入寇王君奭追擊至青海西破之

初吐蕃自恃其彊致書用敵國禮帝怒張說言於帝曰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餘年甘涼河鄯不勝其弊今其悔過求和願聽欵服以紓邊人帝曰侯與君奭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奭勇而無謀常思僥倖吾言必不用矣及君奭入朝果請深入討之會吐蕃寇甘州焚掠而歸君奭勒兵躡其後及於青海之西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君奭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帝由是益事邊功

秋九月盜殺王君奭

己巳十七年夏五月以宇文融裴光庭同平章事秋八月工

部尚書張嘉貞卒

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嘉貞曰：「比見朝士，廣召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為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

貶宇文融為汝州刺史。

融性精敏，以治財賦得幸，廣置諸使，競為聚斂。及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尋坐事貶死。然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之。」

庚午十八年夏四月，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

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光庭始奏用循資格，無問能否，選滿則注，庸愚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嘆。

辛未十九年春正月，王毛仲有罪賜死。

毛仲，帝奴也。初，毛仲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附之，輻輳。毛仲嫁女，帝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容。」帝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朕為汝召客，明日詔宰相與諸達官詣之。」日中，璟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厄遽稱腹痛而歸。毛仲驕恣日甚，帝寵任宦官，往往為三品將軍，楊思勗、高力士尤貴。幸毛仲視之若無人，毛仲妻產子三日，帝命力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品官。毛仲抱兒示力士，曰：「此豈不堪作三品邪？」力士歸奏之，帝怒貶遠州，追賜死，自是宦官勢傾內外。

癸酉二十一年春三月，以韓休同平章事。

裴光庭卒，休代相，休為人峭直，帝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帝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帝嘆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旨，既退，吾寢不安，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

冬十月，分天下為十五道，置采訪使。

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西、劍南、淮南、江南、東西、黔中、嶺南、凡十五道，各置采訪使，以六條

檢察非法。○一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二千石，蔽賢寵頑，五千石，子弟怙勢，請託，六二千石，阿附豪強。

甲二十二年夏五月，以李林甫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三品。是日大風拔木。

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帝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稱旨，時武惠妃寵傾後宮，生壽王瑁，太子浸疏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之，陰為內助。

帝芟麥於苑中。

帝種麥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曰：此所以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

秋七月，以裴耀卿為江淮南轉運使，置河口輸場。

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儲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錢。耀卿以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

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餽車錢三十萬緡。或說耀卿獻所省錢，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奈何以市寵乎？悉奏以為市糴錢。

冬十二月，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奚契丹王屈烈及可突

干。

時可突干連年為邊患，守珪屢擊破之，可突干因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悔至而契丹初無降意，密遣人引突厥謀殺悔，悔知之，以牙官李過折與可突干爭權不協，說使圖之，過折夜勒兵斬屈烈及可突干，帥眾來降。帝美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帝曰：假以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守珪纔破契丹，即以爲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乃以爲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牙官戎狄大臣之稱，奚厥，奚契丹與突厥也。

丙二十四年夏四月，張守珪使討擊使安祿山擊奚契丹。

敗績。

守珪使祿山擊契丹，敗績。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耶？奈何殺祿山？」守珪惜其驍勇，乃更執送京師。帝惜其才，勅令免官。張九齡固爭曰：「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帝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祿山本營州雜胡，姓康氏，初名阿荦山，母再適安氏，冒其姓。後其部落破散，遂與安氏子思順逃來，狡黠善揣人情。守珪愛之，養以為子。又有史宰干者，與祿山同里，閑亦以驍勇聞。守珪奏為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事，帝與語悅之，賜名思明。○夷甫，晉王衍字，石勒上黨，匈奴人，衍見之，識其有反相，將取之，勒已去矣。後果叛，阿荦山一作軋犖山，突厥所謂鬪戰神也。一曰：其母禱於軋犖山，遂字之。宰音速。

秋八月，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

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久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

秋金鑑錄上之，賜書褒美。

冬十一月，賜朔方節度使牛仙客爵隴西縣公。

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帝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尚書古之綱言，惟有德望者乃為之。」帝曰：「但加實封可乎？」對曰：「封爵所以勸有功，陛下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乃賜仙客爵，食實封三百戶。

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

初，帝欲以林甫為相，問於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帝不從。林甫引蕭昊為戶部侍郎，昊素不學，嘗讀伏臘為伏獵，中書侍郎嚴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昊刺岐州。時帝在位歲久，漸肆奢慾，九齡遇事力爭，至是以耀卿、九齡阿黨並罷政事，而以林甫為中書令，仙客

同三品、領節度如故。帝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林甫欲蔽主擅權，謂諸諫官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為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飲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自是諫諍路絕。」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雖老奸巨猾，無能逃其術者。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林甫欲除不附己者，以吉溫羅希奭為侍御史，二人深刻鍛鍊，時謂之羅鉗吉網。○仗馬南衙立仗之馬。

丁丑二十五年夏四月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而殺之。原瑛

名嗣謙

帝之在藩也，趙麗妃生太子瑛，皇甫德儀生鄂王瑤，劉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生壽王瑁，麗妃等愛皆弛，太子與瑤琚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洵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於帝，帝怒欲皆廢之，張九齡曰：「三子不聞有大過，柰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陛下必

欲為此，臣不敢奉詔，帝不悅，惠妃密使宮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常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帝，帝為之動色，故九齡訖罷相，太子得無動，至是洵譖太子鄂王光王潛構異謀，帝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帝意乃決，廢瑛瑤琚為庶人，尋賜死。」

冬十月開府儀同三司廣平公宋璟卒。諡文貞。

戊寅二十六年夏六月立忠王璵為皇太子改名亨。

太子璵既死，李林甫數勸帝立壽王瑁，帝以忠王璵年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猶豫不決，自念三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高力士乘間請其故，帝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郎君未定邪？」帝曰：「然，對曰：「大家何必如此虛勞聖心，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帝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由是遂定，尋更名紹亨，又更名亨。」

秋九月冊南詔為雲南王。

南詔之先本夜牢夷地居姚州之西東南接交趾西北
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曰蒙舍曰蒙越曰越
析曰浪穹曰漾備曰越澹兵力相埒莫能相壹歷代因
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至皮邏閣浸疆
大而五詔微弱乃賂劍南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為一
昱為之奏請朝廷許之賜名歸義於是兵威協服羣
蠻不從者滅之遂擊破吐蕃
徙居大和城其後卒為邊患

己卯二十七年秋八月追諡孔子為文宣王

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
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縣追贈弟子皆為公侯
伯

庚辰二十八年春二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

帝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否卒諡文憲

辛巳二十九年春正月立賑饑法

制承前諸州饑饉皆待奏報然始開倉賑給道路悠遠
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長官與采訪使量事給訖奏聞
○承前猶從前然始猶然後也

壬午天寶元年春正月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

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置
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
匹開元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後益
兵浸多每歲用衣十二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
費民始困苦矣

二月改官名

改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尚書左右丞相復
為僕射東都北都皆為京州為郡刺史為太守

癸未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帝寵待甚厚謁見無時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
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卿時選人集者以萬計遙晉

卿以御史中丞張倚得幸於帝擢其子爽為首羣議沸騰祿山入言於帝帝召入面試之爽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於是三人皆坐貶

甲三年春正月改年曰載

乙酉四載秋八月以楊太真為貴妃

初武惠妃薨後宮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命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即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太真肌態豐艷性警穎善承迎帝意不暮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贈其父玄琰兵部尚書以從兄銘為殿中少監錡為駙馬都尉

丙戌五載春正月貶韋堅為縉雲太守皇甫惟明為播州太守

字

初太子之立非李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為已禍有動搖之志而堅又太子妃兄也惟明嘗為忠王友時破吐蕃

入獻捷見林甫專權乘間勸帝去之林甫知之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為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道士之室慎矜發其事以為堅戚里不應與邊將狎暱林甫因奏堅與惟明結謀欲共立太子堅惟明下獄林甫使慎矜等鞫之帝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皆貶之親黨坐者數十人太子表請與妃離昏未幾堅與惟明皆賜死

秋七月加嶺南經略使張九章三品以王翼為戶部侍郎

揚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中外爭獻珍玩九章翼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入為戶部侍郎天下從風而靡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致之嘗以妒悍不遜送歸兄銘之第帝遂不食及夜力士奏請迎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温因宦官言於帝曰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使之就死而辱之於外舍邪帝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者父母所與乃剪髮一縷而獻之帝遽召還寵待益深○室以門楣宏敞為壯觀



言楊家因生女而宗門崇顯也

丁亥六載春正月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

祿山體充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真內實狡黠帝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止有赤心耳帝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祿山曰太子何官帝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鄙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帝以為信然帝嘗宴勤政樓獨為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置榻使坐其前命楊鈺姊皆與祿山叙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帝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帝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帝悅○障坐障也畫金雞為飾

冬十二月以高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

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累官四鎮節度副使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帝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戊子七載夏六月以貴妃從兄釗判度支事冬十一月以貴

妃諸姊為國夫人釗後賜名國忠

釗不學無行善擄蒲諸楊引之見上得出入禁中善窺帝意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恩幸日隆以貴妃姊適崔氏者為韓國夫人適裴氏者為虢國夫人適柳氏者為秦國夫人三人皆有才色帝呼之為姨出入宮掖並承恩澤勢傾天下三姊與鈺錡五家凡有請託府縣承迎峻於制敕四方賂遺惟恐居後第舍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既成見有勝已者輒毀而改為虢國尤為豪蕩

庚寅九載夏五月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

唐將帥封主自此始

辛卯十載春正月。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

時祿山入朝。帝命有司為祿山治第。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戒曰。胡眼大。勿令笑我。祿山生日。帝及貴妃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襦。祿山使之。宮人以絲輿舁之。帝聞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帝自往觀之。賜貴妃洗兒金銀錢。自是祿山出入宮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帝亦不疑也。

二月。以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

祿山既領三鎮。日益驕恣。見帝春秋高。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曳落河者。胡言壯士也。皆驍勇善戰。一可當百。又畜戰馬數萬匹。以高尚嚴莊張通儒及將軍孫孝哲為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延珣向潤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貞阿史那承慶為爪牙。

壬辰十一載冬十一月。李林甫死。

帝晚年自恃承平。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帝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妒賢嫉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帝不之寤也。明年二月。楊國忠說安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誣告林甫與阿布思謀反。削爵剖其棺。

以楊國忠為右相。

國忠裁決機務。果敢不疑。公卿莫不震懼。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之。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永山。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甲午十三載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帝使召之。祿山聞命。即至。見帝於華清宮。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為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帝憐之。賞賜巨萬。由是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言祿山必反。帝

不聽三月祿山辭歸范陽帝解御衣以賜之祿山驚喜恐國忠奏留之晝夜兼行日數百里自是有言祿山反者帝皆縛送由是人皆知其將反無敢言者

夏六月劍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敗沒

時宓將兵七萬擊南詔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帝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帝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乙未十四載春二月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

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同平章事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見素入見極言祿山反已有迹帝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帝謂國忠等曰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

冬十一月安祿山反

祿山雖逆久以帝遇之厚故隱忍欲俟帝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屢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帝祿山反帝召宰相謀之國忠揚揚有得色

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十二月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

安祿山牒真卿將兵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帝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從賊嘆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時朝廷徵兵諸道皆未至關中凶懼郡縣官多望風降走真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討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

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

祿山至藁城杲卿力不能拒會從弟真卿自平原遣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

杲卿命藁城尉崔安石等狗諸郡云大軍朝夕當至先
平河北諸郡先下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
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
山者惟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

丙申十五載肅宗至春正月安祿山僭號

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

以許遠為睢陽太守。○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死之。

時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思明等引兵至城下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陷賊執杲卿及長史袁履謙等送祿山杲卿罵曰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履謙縛而尚之二人比死罵不絕口

以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以郭子儀薦

二月真源令張巡起兵雍邱討賊。

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巡為長史使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

至雍邱身先士卒直衝賊陣大小三百餘戰賊遂敗走軍聲大振

夏四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九門敗之進拔趙郡五月戰於嘉山大破之復河北十餘郡六月哥舒翰與

賊戰於靈寶大敗賊遂入關。

時翰軍於潼關或謂楊國忠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帝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潼關大軍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於帝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會帝遣中使趣之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賊於靈寶西原戰敗乾祐執翰送洛陽祿山以翰為司空

帝出奔蜀。

哥舒翰麾下來告急帝始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帝然之黎明帝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帝過左藏國忠請焚之帝曰賊來無所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至咸陽日向中帝猶未食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有父老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草野之臣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帝慰諭而遣之夜將半至金城縣民皆走驛中無燈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以復辨

次于馬嵬楊國忠及貴妃楊氏伏誅

明日至馬嵬驛將士飢疲皆憤怒龍武大將軍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遮國忠馬訴以無食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追殺之并殺韓國秦國夫人帝聞誼譁杖屨出驛門慰勞令收隊軍士不應帝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帝曰貴妃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力士

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帝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尸寘驛庭玄禮等乃免胄釋甲頓首謝罪軍士皆呼萬歲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國忠妻子及虢國夫人走陳倉縣令薛景仙誅之

發馬嵬留太子東討賊

明日將發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帝命太子宣慰之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廣平王俶馳白帝帝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十人從太子又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俶太子子

帝至扶風

帝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會成都貢春絲十餘萬匹至帝命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曰朕衰老託任失人致逆賊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跋涉至此今聽卿等各還家可共分此絲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眾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帝良久曰

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

賊將孫孝哲陷長安

安祿山遣孝哲將兵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十人搜捕百官宮女送洛陽王侯將相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與張均張垪等皆降于賊祿山以希烈垪為相既陷長安賊將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為事無復西出之意故帝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

秋七月太子亨即位於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以裴冕同

平章事

靈武故城在寧夏衛城南太子至靈武朔方留後杜鴻漸河西司馬裴冕等請導馬嵬之命不許鴻漸等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離散不可復集願陛下勉狗象心為社稷計踐五土太子乃許之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御

史李勉奏彈之帝特原之嘆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李泌至靈武

泌京兆人玄宗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後隱居潁陽帝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帝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事無大小皆咨之欲以泌為宰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乃止

上皇至成都○賊將令狐潮圍雍邱張巡討破之

潮與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巡以兵勢不敵且帝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披以黑衣夜緹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緹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慙

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

以顏真卿為工部尚書。

郭子儀李光弼引兵入井陘。真卿即歛軍還平原。及聞郭李西入。始復區處河北軍事。以蠟丸達表於靈武。太子亦以蠟丸頌詔於江淮。由是諸道始知太子即位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矣。

八月。以郭子儀為靈武長史。李光弼為北都留守。並同平章事。

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

上皇遣使奉冊寶如靈武。

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制自今改制。敕為誥命。韋見素房琯崔渙奉傳國寶玉冊詣靈武傳位。

祿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洛陽。

初上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繼以鼓吹胡樂。又教舞馬百匹。啣杯土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祿山見而悅之。至是命搜捕送洛陽。宴其羣臣於凝碧池。盛奏象樂梨園弟子。往往歔泣。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支解之。

九月。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為侍謀軍國元帥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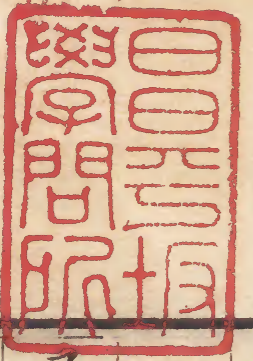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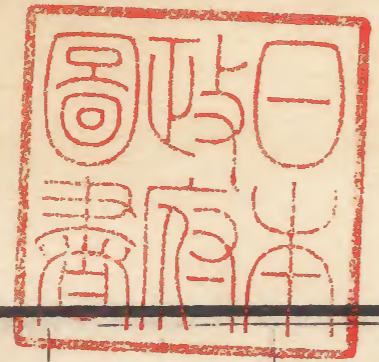
建寧王倓英果有才略。帝欲以為元帥。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泰伯乎。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即

其事也乃以廣平王俶為元帥帝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帝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帝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帝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

寶冊至自成都

韋見素房瑄奉土寶冊帝不肯受羣臣固請帝不許寘寶冊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帝以見素本附楊國忠意薄之素聞瑄名虛心待之軍國事多謀於瑄瑄亦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言諸將拱手避之帝欲以張良娣正位中宮李泌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己也至于家事宜待上皇之命良娣由是惡泌

冬十二月安祿山遣兵陷潁川執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殺之



帝問李泌曰今敵疆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等數人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等以逸代勞來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子儀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帝悅

通鑑要卷十四

